



生死情缘

尹曙生 著

社会·言情·推理

系列

轮椅上的阴谋与爱情
她在柔情中死去
超级圈套
情人日记

生死情缘

尹曙生 著



社会·言情·推理系列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死情缘：社会·言情·推理系列/尹曙生著. — 北京
群众出版社, 1999

ISBN 7-5014-2026-2

I. 生… II. 尹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20684 号

生死情缘 (社会·言情·推理系列)

尹曙生 著

责任编辑/张 蓉

封面设计/张晓光

技术设计/祝燕君

出版发行/群众出版社 电话: 67633344 转

社 址/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经 销/新华书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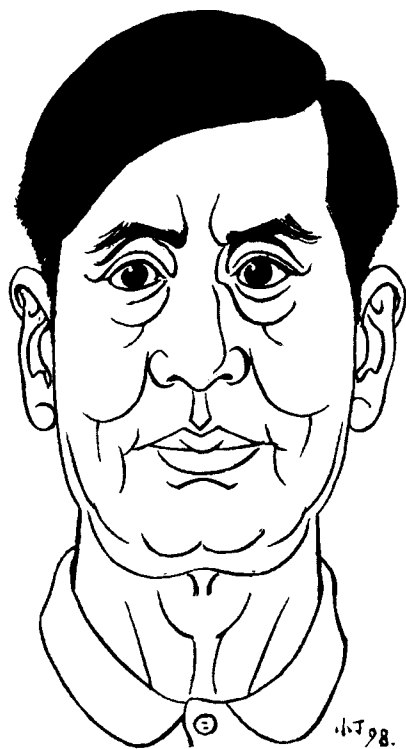
印 刷/京安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.5 印张 226 千字 插页 3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4000 册

ISBN 7-5014-2026-2/I·836 定价: 16.00 元



作者像

目 录

一	轮椅上的阴谋与爱情	(1)
二	神秘的“第三者”	(29)
三	她曾对爱情绝望	(58)
四	她在柔情中死去	(91)
五	靓女魂断之谜	(127)
六	情人日记	(153)
七	魂断黄山	(181)
八	超级圈套	(209)
九	香消玉殒谁之手	(238)
十	爱情游戏的代价	(273)
十一	绝命书里的问号	(302)
十二	女秘书坠楼之谜	(331)
	《生死情缘》读后	李国文 (358)

1

“志祥，我回来了。”

于芬用钥匙打开自家的门，就连叫丈夫好几声，但是没有回应。

她估计志祥一定在自家后院看花草或看金鱼，中间隔着两道门，所以听不到她的喊声。

她放下小挎包，换上拖鞋，向后院走去。

她家住在一楼，三室一厅，外带一个约30平方米的后院，院里有一些盆景、花草，还有一个大金鱼缸，里面养了几条名贵金鱼，这些都是为了志祥才养的。自从他三年前被汽车撞伤，造成下肢瘫痪以来，坐在轮椅上，时间一长，寂寞难耐，有了这后院的小天地，他可以在里面自我调节、自我休息一番。

于芬开后院的门，可是推不开。

门锁本来是放在屋里锁的，可是志祥提

出，有时他需要在院子里安静休息，防止别人打搅，就把门锁放在门外；院子有围墙，外人想进来，首先必须通过志祥家的门和这个院门，共两道门。

平时，通往院子的门是不锁的，一推就开。今天却推不开。

她用手敲敲，过了大约七八秒钟，仍然没有动静。

屋子里没有轮椅，说明志祥肯定坐在轮椅上，他一般不轻易出去，肯定在后院，但他为什么不开门呢？

“志祥，是我，我回来啦。”于芬一面大声说着话，一面用手拍打门框。

仍然没有动静。

“志祥，你怎么啦？你还在生我气？你开开门，我向你解释。我真的去开会，没有同阿兵见面，你要是不相信，可以问你妹妹志花，她今天也参加了这个会。”

大约过了三分钟，于芬听见院子里面有动静，她又叫道：“志祥，开开门，求你了，不要再闹了，我活着是你的人，死了是你的鬼，你怎么还不相信我？我天天晚上跟你睡在一起，处处依你，怎么还不相信我呢？”

门开了，志祥坐在轮椅上，胳膊上缠着绷带，地上还有血迹。

于芬一下子走到志祥跟前，双手扶着他那缠着绷带的手，“你怎么啦？”她急切地问道。

他不回答，脸上浮现着凝重的表情。

“你摔跤了，摔在水泥地上了，把胳膊摔破了？”于芬急急地问。

他点点头。

“你想走路，摔倒了，摔得这么重。医生不是说过吗，不要急，要慢慢练；学站、学走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人在跟前，不能一个人练。你就是不听，看把你摔的。”于芬同情地说，并掏出手帕，替他擦脸上的汗。

他为什么出这么多汗，内衣几乎湿透了。摔一跤不应出这么多汗！是不是身体太虚了？于芬这样想着。昨天晚上在床上他还那么有力气，今天怎么这么衰弱？今后要注意节制才对。我是妻子，今后要多多关心和体贴他，不能让他任着性子来，不能老是认为他瘫痪在家，可怜，处处依着他、由着他，那样做的结果，对他身体不好。

“我没有事了，你去做饭吧，我可是饿了。”志祥说过这句话，似乎平静下来了。

于芬回屋做饭。

2

志祥、于芬、阿兵都是旅游学校毕业，分配到一家旅游公司工作的。

在学校时，他们是好朋友、好同学，经常在一起玩。于芬对两个男同学保持等距离，不亲不疏，一视同仁。

到旅游公司工作后，于芬带旅游团经常跑国外，志祥、阿兵分别到内宾、外宾两个组当导游，他们三人很难有机会在一起聊天。一晃五年时间过去了，各自的工作干得都不错，成了旅游公司的骨干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们也在考虑自身的问题，于芬因同阿兵的接触相对较多，心的天平倾斜向阿兵一边。而志祥感到坐卧不安，他向于芬发动了强大的爱情攻势。但是于芬不为所动，反而因此促使她下决心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。一天，他们三个聚会，她当场宣布她同意和阿兵建立恋爱关系，希望志祥能够理解，保持过去的友谊。

志祥很坦然，说：“在你没有确定同谁好之前，我有权向你求爱，你一旦作出决定，我尊重你的决定，我们仍然是好同学，祝你们俩早结连理，百年好合。”说罢，他知趣地离开聚会地，让他们俩单独在一起。

时间又过去了一年多，改变他们命运的一件事情发生了。

于芬刚刚带一个团到新、马、泰旅游回来，她处理好一切事情，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。她骑自行车到阿兵宿舍，他已经预备了晚餐等她去吃。吃了晚饭，他们两人到仓河公园散步，以后坐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相亲相偎。到这里来玩，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

就在他们拥抱接吻之际，突然出现了四个蒙面人，手里拿着刀子，其中那个为首者一声断喝：“好啊！你们在这里搞流氓活动！”

说罢这句话，那个为首者揪住阿兵的衣领，刀架在他脖子上，说：“你要敢动一动我就割断你的喉咙！”

另外一个蒙面人揪住阿兵的头发，把他从板凳上拖起来，命令说：“跪下！交代你们搞流氓活动的经过。”然后猛踢一脚，踢在他的后腿肚子上，阿兵踉跄一下，跌跪在地上。

于芬吓得瑟瑟发抖，颤颤巍巍地说：“我们是旅游局的，我们是在谈恋爱，不是搞流氓活动。”

一个蒙面人的手搭在于芬的肩膀上：“哼！谈恋爱，说得好听。为什么不在家拥抱、亲吻，跑到这里来撒野？你老实交代，搞一次，他给你多少钱？你说个数，我们给你钱，让我们也享受、享受。”

阿兵哆哆嗦嗦地说：“你们可别、别——”没等他说下去，屁股被狠狠地踢了一脚。

于芬说：“各位大哥，行行好，你们要多少钱，开个价，可千万不要——”她呜呜地哭起来了。

一个蒙面人说：“我们不要钱，我们要人，你跟我们走，陪我们玩一夜，明早放你回去，给你五千元，你看如何？”

那个为首的蒙面人说：“走，跟我们走，要是不老实，喊叫，我就叫你们白刀子进、红刀子出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”

两个蒙面人反剪着阿兵的双手，一手揪着头发，把他拖起来；另一个蒙面人揪住于芬的后衣领，推着地向密林深处走去。

当他们押着两个人穿过一片密林来到一个路口时，突然从路的一旁走来一个人。蒙面人之一说：“注意！有人来了。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人小跑着已经跑到跟前，他看见于芬，吃惊地问：“这是怎么啦？”

那个为首的蒙面人厉声说道：“这里没有你的事，快滚开！”

一听到是志祥的声音，于芬大叫：“救命呀！”

志祥后退两步，从地上拣起一块石头：“你们赶快放了他们，否则，我马上去报警，你们逃不掉。”

阿兵头发被蒙面人揪住，抬不起头，没看清是志祥；听了志祥的话，他更加害怕，他感到蒙面人那寒光闪闪的刀子正架在他脖子上，如果闹起来，首先倒霉的是他，说不定顷刻之间就会一命呜呼！惧死求生的欲望使他动弹不得，他不发一言，低着头，恳求蒙面人刀下留情。

志祥拿着石头，向前逼近两步，边走边说：“哥们，只要你们放了他们俩，我们各走各的道，河水不犯井水，我也不报警；今后诸位遇到什么困难，只管向兄弟说一声，我两肋插刀，在所不惜。你们放了他们，他们是我好友，假如你们不放他们，我誓死也要救他们。”

志祥趁蒙面人不备，一个箭步冲到于芬跟前，一脚踢倒那个劫持她的蒙面人，拉住于芬的胳膊，拔腿向大路上跑，边跑边喊，来人啊，这里有坏蛋。几个蒙面人并不追赶，相反，一溜烟钻进树林中去了。

阿兵跌跌撞撞，追赶志祥、于芬。

当他跑到公园外面时，见志祥拉着于芬正在拦出租车。一辆出租车正急刹车来到他们跟前，他怕他们乘车走了，大喊一声：“于芬，等等我。”志祥回头一看，没有注意自己的脚步，被急驶而来的出租车撞了个正着，他哎哟一声，倒在地上。

于芬上前问他，撞狠了吧。他趴在地下一声不吭。司机慌忙下车，说：“我看你们招手要车就开过来了，没想到这位先生突然后退到路上，我躲也躲不及……赶快送医院。”

这时阿兵也赶到了，也责怪出租车司机说：“你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？开车撞人。”

于芬狠狠瞪了阿兵一眼，说：“要不是你在后面大喊大叫，他不会回头，出租车也不会撞上他。在公园里你连大气也不敢出，一声不吭，真是个怕死鬼，要不是遇到他，我现在还不知怎么样呢！你要是把喊叫的力气用在公园里，我们会那么狼狈吗？”

驾驶员说：“救人要紧，你们帮我把他抬上车。”

在开往医院途中，大家都不说话。快到医院时，志祥问阿兵：“你没事吧？受伤了没有？”

阿兵惭愧地摇摇头。

……

3

经过拍片检查，志祥腰椎神经受伤，致使两腿不听使唤，失去知觉。

于芬一有空，就到医院陪着志祥。

志祥叫于芬以后不要频繁地来看他，有时间多陪陪阿兵：“你们不是准备结婚吗？你们应该经常在一起。”

于芬想起那晚的事就不寒而栗。她想，假如那天晚上不是遇到志祥，她的遭遇可惨了。她对阿兵被几个流氓吓破了胆，不敢反抗，任人宰割，感到很可悲，假如那几个流氓当着他的面轮奸她，他为了活命会无动于衷。一个不能保护自己恋人免遭蹂躏的男人，算个男人吗？在这种紧急关头不能

挺身而出的男人，把自己的幸福和命运交给他不是非常危险的吗？

于芬还想，志祥为了她而可能成为终身残废，她不管用什么东西也报答不了他为她作出的牺牲。

她告诉阿兵，不能同他结婚，因为志祥为她作出的牺牲她一辈子也偿还不了，她打算服侍他，直至他站起来为止；他一天不站起来，她就一天不离开他。

阿兵后悔自己的怯懦，同时也尊重于芬的选择，否则即使结了婚，他们的婚姻会始终笼罩在志祥残废的阴影中。

于芬把她的决定告诉了志祥，志祥责怪她不应该这样。他虽然责怪于芬不该离开阿兵，内心却是激动的，甚至是求之不得的。他为了掩饰了自己的高兴情绪，克制自己喜悦的心情，眼珠都发红了。

志祥出院回家了。

于芬为他买了一辆轻便、省力、舒适、漂亮的人工和电动两用轮椅车。

有了这轮椅车，志祥凭着健全的双手，生活基本上可以自理。

志祥订了一个学习计划，准备在五年之内通过函授自学，拿到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历，主修计算机软件设计，这适合他的身体状况。

于芬工作有了变动，由长年带团出国当导游，调到公司搞联络公关。这是一个上下班比较正规的工作。

她把业余时间都用在照顾志祥上。

时间长了，她感到以目前的身份服侍他有诸多不便，她打算正式同他结婚。

她征求父母的意见，说志祥虽然残废了，但旅游公司的职员都交了高额人身保险，保险费可供志祥一生花用，目前他还在学习电脑，将来肯定能派上用场，我只要在生活中照顾他就行，我们还可以雇人做家务活，不会把我累着。

其父不置可否。其母悄悄问女儿：“他能同你过性生活吗？如果不能，你不是守活寡吗？到那时你可不要后悔，或者干出什么伤风败俗的事来，让我和你爸怎么见人。”

于芬说：“我看他行，能过夫妻生活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，他不是瘫痪了吗？那个地方没瘫痪？”

于芬红着脸说：“我在给他擦洗的时候，发现他那个地方有感觉，擦着、擦着，它就鼓起来了……”

“那他为什么腿不能动呢？”

于芬妈不解地问。

……

4

于芬毅然决然同志祥结婚的消息一传出，电视、报纸都作了报道，赞扬她牺牲自己的青春年华，同一个终身残废的人结婚的高尚情操。旅游局领导也表扬了她，参加了他们的婚礼，并且在工作安排上也作了适当调整，以便让她有更多的时间服侍残废的丈夫。

阿兵闷闷不乐，但也不气馁，他自感在关键时刻缺乏勇

气，差一点使于芬被人糟踏。他感到困惑的是，在那紧急关头，志祥为什么会出现。志祥解释过，他早晚都要到公园去散步和锻炼。不过事情也太巧了。

新婚之夜，送走客人，于芬服侍志祥洗漱之后，躺在他身边。

志祥说：“你不后悔吗？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我们彼此还没有占有对方，你只要躺到一边去就行。以后随时可以提出离婚。”

“我和你结婚，不期望互相占有，因为你为我失去了占有的能力；我决定嫁给你，不光是为了报恩，也是因为你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，使我爱上了你；爱情是个多学科的综合体，性爱只是其中一个学科，而性爱的方式多种多样，亲吻、抚摸、拥抱……等等，我们虽然不能互相占有，但我们不缺乏性爱，看！你这手的抚摸，使我多么惬意呀！”

“谁说我们不能互相占有——”志祥说完这句话，翻身压在于芬的身上。他们很快实现了互相占有，并得到了最大的满足。

于芬的预感实现了，她对自己嫁给志祥不感到后悔。

志祥心满意足，他要等待时机，站起来。

一晃三年过去了。

于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尽最大的努力照顾志祥，但志祥似乎不满足，尤其令他担心的是于芬会不会同阿兵旧情复发，瞒着他干坏事。

阿兵确实没有忘记于芬。阿兵至今仍然独身。阿兵似乎感到于芬并不怎么幸福，尽管她在人面前嘻嘻哈哈，说说笑笑，一派乐观豁达的样子，但是当她一个人的时候，却心事重重，愁肠百结，甚至长吁短叹。阿兵就亲眼看她一个人在办公桌前落泪。见到他时，她竭力掩饰自己的失态，说眼里揉进了沙子，但能骗得了谁呢！她曾几次询问阿兵为什么至今不结婚，等什么？她对阿兵说她对不起他，希望他原谅，说只有他结了婚，她才能忘记自己的过错。

于芬和阿兵之间的接触、甚至谈话内容，从来也瞒不过瘫痪在家、坐在轮椅上的志祥。

志祥总是冷不防向于芬提出她和阿兵之间接触的有关问题。她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，一个瘫痪在家、无亲无故的人，怎么会知道她在外面的情况？莫非旅游公司里有志祥的耳目不成？又是谁充当这一角色呢？她把和自己接触较多的同事一一过滤，没有这样的人呀，他为什么会知道呢？

比如今天旅游公司几个部门的人同海关、卫检、公安部门的人开联席会，商讨办理出国旅游的手续过程中各单位互相配合问题，志祥怎么就知道了呢？幸亏阿兵没有参加这个会议，而志祥妹妹在海关工作，参加了会议，她可以证明阿兵没有参加会议，于芬不可能和阿兵坐在一起卿卿我我，志祥的怀疑只需一句话即可解决——你妹妹志花参加了会议，不信你打电话问她！

5

为了应付自己一旦出差，家里没有人打扫卫生、照顾志祥的困难，于芬找了个钟点工，每个星期来三次打扫卫生、洗衣服或干别的家务，每次三个钟头。小梅在他们家已经干了半年多时间，双方都很满意。

小梅是个下岗女工，26岁，还没有结婚，人长得水灵灵的，手脚勤快、麻利；家里有同样是从纺织厂下岗的父母，一家三口，每月靠不足300元的救济款生活，无奈，小梅只好给三户人家当钟点工，那两家一家是离休老干部，一家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两口子都是中科院院士。

于芬临时带队出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，就在她回来的头天晚上，小梅在给她家打扫卫生后回去的路上，穿过河边公园时，被人用绳索套住脖子拴在树上，窒息死亡。

现场勘察没有取得任何痕迹、物证，除了那条勒她的彩色尼龙绳子外，别无所有。

小梅衣着整齐，头发不乱，全身没有任何伤痕。由此可以判断，犯罪分子是埋伏在那里、或尾随她到达那里，乘她毫无准备之机，从后面用绳子套住她的脖子，将她勒死的。

王辉、吴利晨来到志祥家，向他了解小梅到他家打扫卫生的前后经过以及离开时间，小梅有无反常表现等等。

志祥悲痛地向他们介绍了有关情况，尤其是离开他家的时间同她遇害的情况，在时间上是吻合的。他自责自己是个瘫痪病人，连累了小梅，她若不到他家做钟点工，也不会遇